武備志

武備志卷一百六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占 二十一

占五行

茅子曰、吾于占已核之詳、分之析、然又有所謂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之變、而爲地爲山爲水爲草木爲禽獸、爲人之見乎四體、雜羅之以備大全爾

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陽相擊、

故震、又曰、地、陰也、法當安靜、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又曰、陰乘陽、弱乘強、又曰、陰背陰、則地裂、羌夷叛、又曰、地動陰有餘、臣下強盛、

地坼裂、士庶分離、

地陷者、王室亂、

裂而有聲、四方兵起、又曰、三苗欲滅、地坼及泉、又曰、地裂、臣叛、地震于宗廟者、邑有叛臣、

地震驚牛馬者、天子失位、

山崩、玆謂陰勝陽、弱勝強、

山崩湧水、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

地生白毛、内外騷動、民困歲歉、

大山常大鳴如牛响聲者、天下四分五裂之象、

山鳴、天下大亂、

地動壞城郭、盜賊起、天子亡、

地土忽陷、主萬民散、

地生肉如片塊、其國滅亡、

地生白麪、其年民飢流亡、

地生血、天下大亂、兵起、

營中地動、月內大戰、急宜移營、

城營內地陷、有凶禍、速修省撫卹、吉、

軍中地忽生磻石、其地吉、可久居養士卒、

石自移、其分野亂、

軍營纔定川澤原野間、或有盤石驀地湧出者、大吉之兆、

營內土地比、始至時微長高者、遷陞吉兆、

營內地上忽生黃、凱旋之兆、

營內地忽生毛、起錢花、及馬蹄形迹者、急宜回軍、

營內地上忽生塵、如有震聲者、三日內還軍、

營內生塵、及有湧泉出、敵人大至、

城營地上忽生水井、此名潤軍、克捷之兆、

陂澤忽自竭、城邑空虛、

秋水漲、有兵起、

井忽溢、或濁、或沸有聲、將帥亡、

井沸、或有聲、或溢、或龍見井中、皆大敗、急宜移營、

井中氣直上、兵起、

營內氣出應中央者、獲敵之兆、

城營內忽生火焰大敗之兆

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

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鬬

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絕

凡欲渡河無故浪起便宜退兵下寨前必有敵可

作防備必勝來兵

君不正臣欲簒厥妖狗冠出朝門

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

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鬬．
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
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亡、
天下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一曰、諸畜生非其類、
子孫必有非其姓者、
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
天子親伐、馬生角、
妖言動衆、茲謂不信、路有亡人、司馬死、
木非時枯落、是謂金刑木、不出三年、有暴兵從外

國來、

枯木冬生、是謂陰陽易位、

木生一夜盈尺凶、

木卒生道中木忽自鳴作金聲、地將分裂、

桃李冬花、四時不序、其年臣奪主位、

軍壘甲草木自死者凶、

軍中地忽生五穀、一軍受賞、天助之兆、

城中樹忽萎黄、吾軍大勝、

營側樹忽崩摧、軍師敗辱、

諸樹木花不當時者、賊欲來圍、急宜移營、

營內生艾、青嫩而香、將軍當病、

城營內忽生花草、不出旬日、兵將俱病、

軍行如逢水族魚龍蛟蜃之類、皆不吉、急宜退避、

龍見城壘及池中、必有大臣謀異、宜察奸伏、

龍鬭軍前、必有交鋒亡命、黃龍得勝、黑龍偏勝、

龍從軍中飲水、國將爲虛、

龍冬見於道、或鬭邑中、其地有爭戰、

行軍、將軍馬前忽見大蛇攔道、便宜住軍不可進、

亦不可攻戰不利、所往有鄰人來驚我軍、

軍行忽見蛇交者、主將凶、

軍行前見大赤蛇者、急警備、必有交戰、

軍行見蛇道中入水者、得便利吉、

軍營既成、有蛇入營求食者、營欲荒、急移營、吉、在

軍隊中有陰謀、

蛇集道上及郡邑中、有急兵、

軍營中多蛇、散敗之兆、

軍行見蛇在地前、有伏兵、

有蛇諸色大小自外入我軍者必有外奸來害
長蛇近營見而飲水急還兵吉
有蛇繞營必有兵來劫寨
蛇入井敗軍之象
軍行若見蛟蛇急須偃兵宴犒不然上將當死
蛟蛇見營中青主疾病黃主疫癉移營則吉
蛇入廳及幕帳中屈盤者勿損之有陰助
軍行路見黿鼉或在營寨內者不宜進
營中鼈見防有內謀併大逆或有水漲速徙去吉

龜蟹入城營中、若或有聚蠅億萬計者、軍必敗亡、

兵屯次有野狼或[illegible]入營急宜殺之祭鼓即移營吉、

狼虎號叫傷人七日內兵大至、慎之、

狼虎繞營如嘷如哭、大敗之兆、

狼直撞入營、五日內敵來降、

鹿與野猪從外入營、三日內有降人至、

營側忽見豪豬、必有伏兵、見野豬亦凶、俱宜移營、

熊羆害人、及猛獸突入營中、賊必至、

軍行忽有豹狼之類猖獗來衝軍凶、

野獸突入軍壘中、其軍分、

猛獸在軍前行如引道、前有城降、

營內忽有獐來、七日內大戰、殺之吉、

麋鹿入軍營、兵敗散、急移營去無害、

軍行遇有猿猻、宜嚴警備、

猿猴入軍壘、有奸謀兵起、

軍營夜有狐狸豺狼頻鳴者、將士欲離、宜移營、吉、

兵屯之次、狸走入軍而夜鳴者、有風火伏兵、

狐狸走入營中作窠、其營將空、

狐豹叫鳴環走軍壘、軍敗將辱、

狐狼向彼軍鳴、急擊之勝、若鳴向我軍、宜撫士卒、

狼狗入營內、有奸兵結外敵、

兎入軍營、兩軍和解、

兎上城邑、必空、

軍行、卒有白兎、破軍殺將、

營內狗爲怪、急殺狗血灑戍地、深埋三尺以禳之、可擒敵將、

大羣會於街中大賊將起、一曰賊兵至、
狗無故上床、下人謀上、
路逢白鼠行、軍大勝、若送軍來則凶、
路逢赤鼠在前、有伏兵、急宜搜之、
營内鼠行、尾舒前向、軍有災、須醮謝之、
營内鼴地鼠成隊行、主將有禍、當禳之、
營内白日鼠搬其子、不有火災、必有大水、急宜移營、
營内鼠在人前舞者、必有内奸、急宜搜捕、

軍中夜被鼠穿地作穴者、移營吉、

營中晝夜見鼠走者、五日內有水災、

鼠巢於木、有大水、

鼠羣舞於道、有兵、

鼠無故皆夜去、邑有兵、

鼠羣行不畏人、晝為饑、夜為兵、

鼠聚營中軍破、移營無殃、

數小鼠聚、見軍中將有反者、

鼠咬將軍服襖、有喜、

營內鼠交屋椽楹、或向屋撒出土者、移營前進、
營內血染衣冠、或鼠咬旗鼓、皆不利、禳之、移寨、
鼠咬兵仗、主破傷、
鼠嚙人足、有敗亡、
軍行野宿、鼠咬旗鼓、賊欲來斫營、
軍行營陣未罷、有鼠作雄雞聲、行營凶、
攻城有鼠毛見、倉內無糧、宜困守之、
軍中安營畢、忽有牛馬入營作戲、軍敗、
牛生兩頭、其軍分、

牛生犢人面獸身、兵起、

牛夜鳴、有暴兵、

營內馬咬石兼砂者、必有賊兵見獲、

馬舞向人、休兵凱旋、

將帥騎馬之次、無故回頭觸人靴鐙、嚙人衣服者、

下有陰謀已成、宜防之、

馬廐內天火忽燒、大兵必至、須備之、

營內驢忽夜鳴、必有暴兵劫寨、

驢馬相追戲於軍門、兵罷、

六畜能言善惡如其言亦爲大水、
發軍日白鳥忽來迎軍大勝之兆、
野鳥飛入營府其軍將去、
鳥巢城上城下不出一年其城被圍、
鳥不巢木多在屋室上此謂失常、
衆鳥集水上有兵革、
軍在野有鳥不識名飛入幕中凶移營無災、
衆鳥集旗上將軍有憂、
鳥集鼓上將軍病死、

羣鳥夜鳴郡邑有憂、
大鳥殺物於軍前後有大功、
衆鳥徘徊軍上必有暴兵不出三日、
羣鳥迎於軍前有暴兵起若戰勝、
衆鳥在營上交飛相擊有戰、
衆鳥翔起降日羣下有謀宜警備之、
衆鳥宿城上頭向内其城被圍、
軍行出郊野有鳥來迎是謂受福敵人降伏、
兩軍相當有鳥飛來漸及高舉急防銳兵突至攻

戰、

羣鳥集城上及軍營中鳴噪、其地流血、

羣鳥集於軍營前後、凶、

羣鳥來逆遇軍、凶、

衆鳥起軍左還泊軍右、賊有伏兵、

凡野禽入營、敵來攻殺、嚴兵備之、

衆鳥飛舞於市邑中、有兵、

烏鵲自死於屋上、或軍營上、皆凶、

大鳥逆行陣上、有兵至、

衆鳥四向鳴軍上有暴戰、
城營內忽聞鳥鳴三兩聲者有勅命至、
臨陣之次、鳥向四方鳴、則於初鳴向處出軍、大勝、
如軍行、忽有大鳥來朝、旬內立功封爵、
臨陣鳥羣飛向彼軍、大勝之兆、若自敵軍飛來、大
凶、
兵發之日、旗後有鳥鳴者、大勝、
軍營內白鳥立旗端相聚者、將軍遷陞大吉、
羣鳥噪呼作隊、又遶營者、外兵刦寨、

羣鳥隊聚、飛去飛來、道上或營中見之大凶

羣鳥相聚、忽然驚飛鳴向天去者、不過三日火焼

營、或有兵劫營、宜豫防之、

城營内四面有鳥千百爲羣、鳴噪而去、急宜固守、

鳥相擊鬭、有奸爭、

鳥集巢而飛、必有爭鬭、或下吏欲爲非、

軍行衆鳥集旌旗者、必有大戰、勿先起、

軍行次有鳥羣飛作隊、横列而來者、必有伏兵衝

擊、

軍行、有鳥立在旌旂者、必有奸人謀害、
下營、有鳥立樹枝間或在牙旗上整毛羽者、三日
內敵計生奸、
下營、有衆鳥來集、外兵突至、或諸將爲奸、
下營、衆鳥集牙旂者、急禳之、不然、大敗、
下營、有衆鳥羣集其上鳴噪者、德鄉愼保無虞、若
在刑殺之方、敗兵流血、
軍行、有大鳥伏於營前、必有大軍來擊、
城營內黃鳥赤頭、三日內必有災禍及奸邪叛逆、

赤鳥入城營、及野雉狐狸來、防有風火虛驚、用巽幟厭之、

城營內異鳥忽來、有刑禍、

城營內衆鳥羣飛、翳日障天、必有內外將猖狂。

臨陣有鳥鳴我軍上、凶、在彼軍則我勝、

彼陣上四面有禽來向我軍、勿戰、若從我陣向前飛、則獲其將、

攻城之次、有鳥羣飛出城、敵軍欲出、

有衆鳥飛集彼軍營上、敵必棄營遁走、不然則舉

營潛伏、宜愼防之、
攻城有紅鳥見城上、名熒惑、攻之必破、
攻城、有鳥作猫聲喊、或作梟鳴、必有門可入、戰必勝、
攻城、有鳥如鳳、紅頭白尾錦背、一曰單鳥、攻之必破、
攻城、有鳥銜柴落彼軍上、不可攻、內有糧廣、若落我軍上、重賞三軍、可勝、
攻城、有鳥落羽於彼軍上、其城必陷、落我軍上、將

帥退職、

攻城、有鳥來啼、攻之必破、若啼於我軍上、謹防衝殺、

攻城、有鳥於彼軍上作聲大呼、不可攻、在我軍上、大勝、

攻城、有羣鳥野雞入營、不可攻、如殺食之、大凶、若飛入彼軍、攻之必破、

羣鵲噪向敵軍、攻之大勝、噪向我軍、宜防敵至、或不指敵而鬧噪者、主虛驚、

有羣鵲所向隨鵲攻之大勝
野鵲衆多先水後旱冬有兵
白鵲白鴿皆是兵祥不宜攻戰
下營有白鵲入內作巢者兵大起急宜移營
營始定有白鵲入來人相謀害
城營內靈鵲作巢有火災
城營內鴉鵲圍繞必有外兵攻劫或有災病
城營內鴉鵲無故噪呼有兵災
鴉鵲禽雛等飛入帳幕中無聲者必有下人傷害

鸛鵲巢軍營宮室不出三年夷狄來侵、

攻城有鷹鶻鵄鵰鳴者不可攻、

鴻鴈之屬來翔營府之上或三日羣謀將起大兵且至、

軍行見鷹鷂順飛向前所向克捷、

軍行見鴈不避鷹鶻鷹鶻亦不攫鴈兩軍不戰而解、

鷹搏鷂入軍營必有結義兄弟相圖、

城營內有鷂搏鷹者定有奸謀戰則損兵、

鷹鷂入城營有內奸通外敵、若鷹來搏鳥、尤凶、

鷹鷂逐鳥奔吾軍前、有暴兵來、

城營內忽見杜鵑來者、應有負宄佞臣謀害良將、

軍行、上有伯勞鳴者、主軍分禍起、

伯勞鬧噪軍前、不過兩月、有大禍至、

蝗蟲飛從他處來、忽死、不出三日、兵大起、

軍住野、有蜂擁集營壘、軍必散敗、

蜂蝶飛、衝入軍、有賊衝突、

軍行見蜂蝶赤色交飛、必有戰、并伏兵、

蜂聚營内、欲動、兵不持久、

營中卒見衆蜂聚鳴、急移營防、士卒逃散、

攻城有羣蜂飛在營中、宜隄備修營、

攻城有蜂落我軍中、不過十月、彼有大將來助、不可戰、

攻城有螻蟈跳於帥前、攻之損兵、若入洞穴、戰有損、

城營内、燕鴿或離徙者、必有火災凶禍、

城營内、鷲有鴛鴦降者、奸人内變、

城營內、水鳥或銜魚至門樓臺屋上者、必有大水災、

城營內夜靜鵂鳴、有暴兵來擊、急宜移營、

城營內野雉入軍中、在德鄉來則吉、若在刑方來、有刺客至、

雉相戲軍中及鬬、其兵憂、

鶩入城營、兵災疾疫、

鵞鴨忽作人聲、大吉之兆、

鴨作鵞聲、災非應起、速禳之、

城營內、雌雞作雄聲、或夜鳴者、家有禍難。

雞聚鳴、有大兵。

黃昏雞鳴、回軍之兆。

夜半雞鳴、兵行宜速。

攻城有雞飛彼軍上、有奸計、不可攻。

雞不卵而生子、及異其形、皆主兵。

燕雀喧鬧、爭鬪之兆。

城營內、雞鳥聲喧、鳥勝我敗、雞勝賊敗。

凡城門及人家門戶、忽夜鳴者、有兵。

國邑城門無故自開、不出年、兵從中起、

小兒里巷相戲、以土自壅、是爲熒惑下降、不出一年、有兵攻城、

小兒作旗旛兵仗金鼓戰鬭嬉戲、聚土石爲城壘者不出二年、兵起、

小兒以土壅爲車轍者、四夷侵擾、

民作歌謠戲語、善惡如其言、

人尚采色妖服、兵起、

人尚胡服、戎虜相侵、

衣服作具及無故自裂有聲者、凶宜棄毀之、

婦人好爲窄小服者、主兵起、

人死復生及牛馬生人、皆主兵起、

將軍衣服無故有淚痕者、防有奸謀、

將軍帳無故若人搖動者、敵兵將解、宜速進攻、

將軍床帳自動者凶、

將軍帳鶩自騰起者、毀折之象、急宜囘兵、

將軍食次匙筯自動、其下行毒、

食器中有血、大凶、宜棄之、

大將門廳自鳴、下將謀上、

城營內擊鼓不能鳴者、大敗之兆、移寨則吉、

鼓角自鳴、必有大軍來擊、宜謹備之、

大將刀劍自鳴、防有刺客奸人、

鼓忽自鳴、敵人來、

金鼓鳴、將有功、

城邑中鐘鼓自鳴、不出三年有兵、

角自鳴、兼出血戰勝、

鈴鐸自鳴、大勝之兆、

旗自搖鼓自鳴應之天兵相助百戰百勝、

軍中釜鳴、將有功、

旗鎗無故交加自偃者、災疫必生、宜四門殺犬瀝血以禳之、

戈戟鋒有火光、兵起、一曰、兵刃火出、將宜寬恤息戰、暴急驕倨、殃及其身、

戈矛上忽有火光明者、三軍奮力、宜獎率交戰、若青燄則為鬼火、凶、

刀劒生血點、戰有功、

將軍睡中高語、自覺驚寢、計謀必有神助之應、

將軍眼瞤目動、耳鳴忽聾、及無故自驚、不覺咄嗟淚出者、皆下人有謀、愼宜防之、

將軍夢雷電、軍有驚、

夢天上雷鳴、破敵擒王、

夢月朗雨霽、宜前進、

夢日暈、下人謀上、

夢霜雪、將失勢、夏月大凶、士卒逃散、

夢大道中走、及大戰者、有戰、

夢食泥土必收城郭、

夢波濤大水、宜堅守勿出、

夢水乾、得小魚、半生半死、主口舌、五日內當戰勝、

夢得大魚、戰大勝、

夢陟高山、大勝、

夢打鼓、大鳴大勝、小鳴小勝、不鳴宜固守、

夢自身病、必加爵、困者甚吉、旁有哭者、大凶、

夢吐嘔、有病出、

夢牙旗倒折、軍威失利、

夢走馬快利、戰勝、行遲者凶、

夢身入井者、被圍、或有牢獄厄、宜撫士卒、

夢人遺刀劒、利戰必勝、

夢身飛颺者、戰勝名聞千里、

武備志卷一百六十八

武備志卷一百六十九

吳興茅元儀輯

占度載

占二十二

太乙

茅子曰、術家之言紛然也、六經所不道也、而祖之者必曰先秦、先秦時、六經之道殽而爲百家、各以其術迎之、迎之合于道、則其言驗、言驗則傳、傳而最著者三家、曰太乙、曰六壬、曰奇門、太乙奇門、皆

謂出于齊之先公留之始庚然無所考至六壬則范少伯之書詳哉言之以今之法逆而衡其斷不爽也然則謂非先秦之言不可也太乙者其理該合于曆家之說故言三家者又必以太乙爲統然太乙之言九即洛書之九也其曰主客大將叅將始擊之類皆因兵而命名然借兵以喻五行非借五行以喻兵也以其言兵者切故因而著之簡而明無若廟算詳而核無若遁局圖斷故載之以言兵者思過半矣至其推而布陣要之于理亦不外

也、說者謂其言鑿鑿、者言之過也非理之罪也見陣制中、茲不再、若符籙祭禱者、亦六經所不道也、六經曰、假之卜筮、告之神明、則其敬而爲符籙祭禱者、亦勢所必至也、故載其約畧而不詳、示訓也、

太乙廟算一

求歲計太乙行宮并入局入紀法

法曰、太乙起自乾、每宮三算順推遷、數一至九不入五餘算、即宮纏、

訣曰、置上古上元甲子至所求積年若干算、以

大小周法三千六百之數累除之甲子有六紀而六六有三百六十之數也以三千六百之數除之捷法也若以六紀甲子布七十二局入五子元推之得三百六十之數也不滿三百六十之數以行宮大周天二百四十之數除之

太乙每宮住三年遊行八宮不入中五而八三有二十四則一小周天也大周天二百四十年除之亦捷法也命起一乾二離三艮四震六兌七坤八坎九巽並順行周復始也餘數命起一

乾宮、每宮住三年、不盡零數爲行宮卦法、如零一爲理天、零二爲理地、零三爲理人、上考往古每年減一算、下驗將來每年加一算、

假如求大明隆慶庚午太乙行宮、寅自上古天皇上元甲子起、至所求積年庚午、計一千空一十五萬五千四百八十七年、以太小周法三千六百之數累除之、餘二百四十七算、不滿三百六十之數、以太乙行宮大周天二百四十之數除之、餘七算、命起一乾、除三算二離、又除三算、

不盡一算為太乙入三艮宮一年為理天也又置前餘二百四十七算求紀年甲子以六十甲子之數累除之得四即為滿四紀上元甲子外餘七算入五紀中元甲子故大明嘉靖四十三年為中元之甲子也若是甲子順數至庚午恰值七算乃隆慶四年庚午歲也又置餘二百四十七算求入局太乙以五子元七十二局法約之自甲子元除七十二算丙子戊子又各除七十二算則三七共除二百一十算二三又除六

算、餘三十一算、即爲太乙入庚子元三十一局、

乃隆慶庚午歲也、

太乙在三艮宮屬陽、主青州、主算三十三奇算重陽火厄、又爲無地算、

主大將三宮與太乙囚同宮也、

主參將九宮與文昌同宮囚、囚者拘執之義、

天目大炅屬陽也、始擊陰主

客算十孤陽　客大將一宮發

客參將三宮與太乙囚、計神申

此局太乙理天、主天下旱、天內助、主南蠻兵起、

文昌在外可攻內、主算不宜大舉、主山川變異爲災、占在宗廟、主大囚有崩亡拘執奔敗事、不利有爲、主叅關受文昌制、將相忌之、關防隄備之義、近自將目、謀在同類、不利有爲、始擊在戌、屬土、庚年豐樂、夏大水、臨奎下、臣爲孽、內苑有兵、臨婁、山林寇起、道路不通、客算孤陽、不和、不宜舉兵、客大發、乘休氣、客叅囚與主大關將相忌之、不及人君也、三九月災發梁益之分、水旱不調、青州火旱爲災、甚徐州暴兵霜雪之災也、

求計神所在

法曰、計神子年起自寅、十二辰中要逆巡、時計夏至申上起、陰局辰亦逆行、輸、積年十二累除外餘算住處即計神、

訣云、置所求積年若干算、以計神十二辰大小周法除之、十二辰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除不滿數爲邦位以子年命起寅逆數住處爲計神所在年月日時四計皆同惟時計夏至後用陰局、命子起申逆行又捷法但以

子年起寅逆行十二辰十二年一周天也、

假如求庚午積年、計一千空一十五萬五千四百八十七年、以十二辰局法累除之、餘七算命甲子年起寅逆數至申、得七算、即隆慶庚午歲計神在申也、

求主目文昌、文昌即主目也、用之以求主算之多寡、始擊客目、由此而後生

如時計、用此以安主之奇兵、及闘賊以備所在之方也、故取天目爲主耳、

法曰、天目起申鄉、十六宮間順推詳、數至乾坤留雙算、陰局起寅艮巽雙積年十八累除外、餘算住

處即文昌年月日時同此法時計夏至陰局更

訣云置所求積年若干算以天目文昌十八局周法累除之不滿數命申起逆行十六神遇乾坤重一算餘算住處爲文昌所在年月日時四計皆同惟時計夏至後起寅亦順行十六神遇艮巽重一算也

十六神　乾德陰二算　亥大義一算　子地主一

丑陽德一　艮和德一　寅呂申一　卯高叢一

辰太陽一　巽大炅一　巳大神一　午大威一

未天道一　坤大武二　申武德一　酉大簇一

戌陰主

假如求庚午文昌置積年計一千空一十五萬五千四百八十七年以文昌十八局周法累除餘十三算命起申午德一算酉二戌三乾四五亥六子七丑八艮九寅十卯十一辰十二至巽上恰值十三算即庚午年文昌天目而在大炅也

求客目始擊所在取客月以求客算如時計用安客之奇兵及開啟以

備所在之方也、

法曰、始擊起元因艮爲和德加討神文昌臨處爲始擊、客目看天輪

訣云、詳討所在之辰、用加德看天輪文昌主目所臨之神位爲始擊客目也、

假如求庚午年始擊、以討神申加和德、則上盤天輪主目文昌巽大炅臨於戌陰主上、即庚午歲始擊在陰主也、

求直年主客算吉凶、

法曰、主客二目算如何、只着行宮數幾多、間神起一四宮四、六宮起六順行過、太乙宮前不凌越、得數便爲主算麽、有時二目臨太乙、只此宮中止算歌、

訣云、詳文昌始擊所到宮、與間神位起算、如宮神位爲首、按宮位數起算、間神位爲首、只起一算、其次接連宮神起算、間神位不算、俱至太乙宮前止、看得數多少、取主客之算也、如上下二目臨太乙宮、只依其宮得算便住、

假如求庚午年主算、以前天目文昌、自九巽宮起、九巽二離宮二算、七坤宮七算、六兌宮六算、一乾宮一算、八坎宮八算、共計三十三算、乃數不至五、爲無地、主地震山崩河竭海湧之變也、又求客算、以前始擊戊陰主間神位爲一算、八坎宮八算、共計十算、不遇關囚爲和也、

求庚午歲主客大參將行宮所在、及關囚掩迫擊之義、

法曰、主客大將推法同、去十零者即行宮、十算仍

須九去之餘一所在看吉凶參將之法依大將三因宮數理亦窮滿十去之餘零是掩迫關囚事不通

訣云詳主客算多寡去十餘零數便爲主客大將所在之宮主客參將只依主客大將所在宮數以三因因之得數爲宮滿十去之取零數爲宮如止十數以九去之用一是也若主客大小將無相關文昌無囚迫始擊無掩擊爲將發發者利而與發也爲吉蓋兵強將勇發而必中舉

天大之理一和而已

而必成之義、如或大小將相關文昌遇內迫、始擊逢掩擊、爲將之不發也、爲凶歲計遇關者數齊也、蓋主客算之數、與太乙及天目或大小將同宮又數相齊爲關、關者、若一林二虎、一泉二蛟、兩相爭鋒、勢不兩立、互相關防、守禦隄備之義、此將相忌之、有相凌爭奪之象、不利有爲也、惟多算及和者勝、算少不和者敗、事不及於人君也、因者、凡太乙與文昌大小將相侵、總名曰因、因有拘繫執止之義、喪亡奔敗之禍也、迫者、

凡太乙左右遇二目大小四將逼近本宮名曰
迫迫爲侵逼脅持之義乃上下相凌左右迫挾
之象也前爲外而後爲內宮爲急而辰爲緩太
歲在太乙後陽年災淺而陰年災深也太歲在
太乙前者反之掩者陰盛陽衰陰蝕於陽王綱
失序上凌下僭聚襲刦殺之義凡始擊將臨太
乙命算數以相配陰陽之數和與不和也陽無
獨立陰無獨成一陰一陽謂道算和烝順而爲
祥不和氣逆而爲咎自然之理也算和者天地

烝交陰陽氣和而爲嘉祥之瑞算不和反此而爲災咎也

凡太乙在八三四九陽宮算得一三五七九爲奇乃是重陽之數主有亢旱火災之厄太乙在一二六七陰宮算得二四六八十爲耦乃重陰之數主有淫雨洪水之厄皆爲不和之算若太乙在陽宮算得耦在陰宮算得奇皆爲和算也

二目則以乾坎艮震離坤兌宮次爲陽而以亥丑寅辰巳未申戌間神位爲陰也如遇陽宮算

得耦陰宮筭得奇爲和、反此爲不和也、
金鏡云、三九寅辰爲純陽、四八丑巳爲雜陽、二
六亥未爲純陰、一七申戌爲雜陰、三十三三十
九爲重陽、二十二二十六爲重陰、太乙天目立
陰宮、筭得二十四二十八爲雜重陰、灾甚、太乙
天目立陽宮、筭得十三十九三十一三十七爲
雜重陽、次凶、甚者內外有謀、立陰宮筭得十一
十七爲陰中陽、內有謀者俱以筭多和者勝、反
此敗、太乙天目立陽宮、筭得三十三三十九爲

純陽太過、主君暴之凶、陰宮算得二十二二十六爲純陰太過宮爲掩若値二八易氣四六絕氣之宮歲討人君凶及九宮爲絕陰、一爲絕陽之宮人臣凶而被誅也、擊者奮縱擊搏上下相凌之義左右相凌之故凡始擊逼近在太乙前左後右内爲擊擊爲凌搏擊刺上凌下僭之意、辰急宮緩人君將相忌之皆不利有爲也、但在内則爲后妃宗族之類在外則爲藩臣外國之類是也、

假如求庚午歲主客大參將例、置前主算三十三、去三十用三、即大將在三宮、而太乙亦在三宮、此即主大將相侵、太乙爲囚、因有喪亾等事、凶而不利也、主參將以三因、因三則三三如九、即主參在九宮、而天目文昌亦在九巽大炅宮、此主參將相侵天目宮亦爲囚、囚則凶而不利也、又置前始擊成陰主、取客算十去九用一、即客大將在一宮、不遇文昌囚迫、始擊掩擊爲將發、此即客大將之發、發者利而輿發爲吉也、以

三因一、則三一、如三、即客參將在三宮與太乙同宮、亦曰囚、此客參囚、則不利為客小將也、此局太乙雖助主、主算不和、主大將俱囚、主不利也、安居之世、不可先舉、客算和、大將發、利為客、安居之世、利後動也、

釋主客算及太乙二目吉凶法、

張良曰、陰陽和不和者、謂太乙主客二目、就所在宮辰主臣強之災、雖在陽宮算得純陰、在陰宮算得純陽、亦不吉、若是算得十四十八二十

三爲上和、主八方清泰、國有禎祥、主客二目、得此爲將大利、算得二十三三十六二十九爲次和、主天下休兵、四塞偃戈、人民豐樂、算得十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四三十八爲下和、主九野人安、衣食豐足、歲計遇此、則爲通泰之年也、若算得十六二十六三十六十七二十七三十七十八二十八三十八十九二十九三十九爲三才俱足之算、歲計遇此、若無關囚掩迫格對提挾相犯、則主國有禎祥、天降福祐、民安年豐

之兆也、
若算得單一及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算、乃算不至十爲無天算或遇關囚掩迫格絕、及陰陽不和、則天有變異二曜虧蝕、及五緯失行、彗孛飛流、雲雷霜雹爲殄也、
若算得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廿一廿二廿三廿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之算、乃數不至五爲、無地算或遇關囚掩迫絕氣、并提挾格擊爲凶、則地有變異、山崩地震、河竭水湧之怪、

甚則飛蝗竟天、人民相食之變也、
若筭得單十二十三十四十之筭、乃數不至一、
爲無人筭或遇關囚掩迫格擊筭不和之歲、主
人有變異口舌妖譌盜賊之警、甚則兵喪疾疫、
人民流移饑荒遍相殘害之變也、
一筭爲宮二爲比宮有變、在君筭和無囚迫、則
君有福慶、不和有囚迫、則天變君憂也、如唐祖
武德九年巳卯、太乙入第一局甲子元十六局、
太乙在七宮天目天道、筭得一、主天下清寧也、

二算爲徵四爲比徵有變在宗廟算和則有增飾遷神主加尊親不和及迫擊主廢壞如晉太康八年丁未太乙入甲子元四十四局太乙在一宮天目陽德主算三十三爲徵是年太廟天目間神迫主大將外宮迫

五算爲羽六爲比羽有變在后妃算和無因擊迫挾則吉反此凶如漢武帝元鼎三年丁卯太乙入甲子元四局太乙在二宮天目陰德主算二十五爲羽其年杜塞無門始擊陽德客算十

七不和、是年太后崩、
七算爲商、八爲比商、有變在子孫、算和、無關因
掩迫、則主太子有成立象、反此有憂、如魏武帝
天錫元年、太乙入戊子元十七局、太乙在七宮、
天目大武、主算七、其年立皇太子也、
九算爲角、十爲比角、有變在庶人、算和、無囚迫、
民安物阜、反此則疾疫饑饉、如漢獻帝建安元
年、太乙入壬子元第二十五局、太乙在一宮、天
目臨地主、主算得二十九、其年大疫人民災、

若推災發年月日時、並以值年計神加和德、詳太乙天目所臨宮辰爲災發之期、或太乙在二宮、則主午年月時災變、或臨九宮、則辰巳年月災變、如宋皇佑壬辰年太乙在七宮、計神在戌加和德、則太乙臨亥而十月爲災發之期、或太乙天目同臨三宮、則丑寅年月災發之期也、

若算得二并十二三十二爲三門具五將發利、興兵出師、若算得十爲將軍五爲吏士一爲兵卒、如算無十爲無將興師不利主將也無五謂

無吏士不利副將無一為無兵卒不利衆卒如
算得十六已上算曰和為有將吏士卒之數皆
具利興兵出師以舉百事若十六之下數為不
長單九以下為將吏士卒不具之年不利興兵
百事百忌也
若太乙在一八三四之宮居天助為助主不可
出兵攻伐戰敵不可先起即宜後應若太乙在
九二六七之宮居天外為助客利興兵攻伐如
遇戰敵不可後進却宜先舉

求定計目法

法曰爲客最難明定計便以歲合加歲支文昌臨處爲起算太乙宮前止算時假令庚辰十七局太乙七宮太武居辰年酉合加神位文昌坤下呂申隨間神爲首起一算一十六算止大威太乙七宮前莫犯定計目法客算推大參亦如主客法闞因格對類不宜

訣云定計目謂客重審之算以歲合加歲支視天上文昌所臨其下之宮辰爲定計目也就本

位起算、如宮神位爲首、按宮神數起算、間神位爲首、只起一算、其後只用宮神位數算至太乙宮前止看、得算幾何、仍去十用零、爲定計大將之宮、以三因之爲定計參將之宮、此重審爲客之術也、客之算、再定大將因格迫關、亦如前主算之法、故姜太公云、爲客難、主易、正以再審重用、定計之難也、歲合者子丑合寅亥合卯戌合辰酉合巳申合午未合是也、

假如求辛未年定計法、先推本年太乙用入庚

子元三十二局、太乙在三宮、天目大神以歲午加歲支未上、視天目文昌巳大神下臨於二離午大威上、則午大威為定計目也、午為首、為二離宮即起二算、七坤七算、六兌六算、一乾一算、八坎八算、前遇太乙在三艮宮輒止算、共計二十四算、無關囚格迫為和、其二十四算、去二十用四、則見客定計大將在四宮、以三因四成十二、去十用二、則客定計參將在二宮也、餘倣此、

主客大要

亦是

釋爲主爲客先後法、

張留侯云、主客有先後之分、吉凶明動靜之機、若陳兵原野、旗鼓相望、先動爲客、後應爲主、若安居之時、先起爲主、後應爲客、竊以臨陣用兵主客、合以先動爲客、後應爲主、安居時主客、先起爲主、後應爲客、不可槩論也、彼時天下分封、列國戰爭之時、有此主客之分也、若夫天下一統、君其地者、獨以爲主、間有小醜竊發、及外夷干犯、皆爲之客、故風角占云、君其地、獨爲之主、

領兵深入異境則爲之客是也如統宗云外[illegible]動靜占北夷視客目轉而南行者來北行者不來以中國爲主則視主目文昌外夷爲客則視客目始擊也如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命高僊芝討之敗績伏誅是年太乙入八局太乙在三宮主算短客算長利客不利主以致敗也按此引證則主客之法可以明矣用兵之道不明乎此未免誤以主爲客以客爲主而欲取勝者鮮矣

求歲計八門占地方分野吉凶、

法曰、歲計八門置積年一千四百累除先、千下復除二百四、餘算開門爲首傳、三十約之求直使、命加太乙左周旋、開休生門爲大吉、杜死傷兮大凶言、驚云小凶景小吉、旺相倍兮尅滅焉、太乙天目吉門立、三不具宜守堅、三具之時五將發、出帥戰勝功必全、

訣曰、置上古至今所求積年若干算、以入門大周法二千四百累去之、千下以二百四十去之、

不滿爲門周餘以門率三十約之，命開門順行卽得八門直事所在，就以直使加太乙宮左旋，卽知其門所臨分野災祥，葢此歲計遇開休生三門大吉，景門小吉，旺相有氣之方，嘉祥倍之，克制無氣之方，爲吉減半，杜死傷三門大凶驚門小凶，旺相有氣之方，其禍倍之，克制無氣之方爲災減半，八門者，卽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每門三十年一換則三八共二百四十年爲一周以開門爲首次第左旋八門遍爲直使週而

復始也其八門內開休生爲三吉若太乙天目在開生門下爲二門不具葢開門與杜門相對所向塞而不通生門與死門相對所向有凶隨之謂立吉地而向凶門也其二門不具者有景門小吉在杜死門之中也若太乙與天目在休門之下爲三門不具葢休門與景門相對爲左右迫之於杜死凶故爲三門不具不利與兵如遇三門具五將發八門開通出軍則道路淸虛戰勝攻取也五將者太乙爲監將文昌爲主上

將始擊爲客上將及主客二大將是爲五將也、若始擊將無掩擊、文昌將無囚迫、主客大小將無相關、及算長而和爲之、五將發也、發者、利而與奮也、蓋兵強將勇、發而必中、舉而必成之義也、夫三門不具、不可出兵、五將不發、不可強戰也、門不具、將不發、爲杜塞不通、用兵必凶、有敗軍殺將之兆也、

假如求辛未年直使所加分野災祥、其法置前庚午積年、再加一算、共計一千空一十五萬五

千四百八十八年、以大小周法累除之、餘不滿者以門率三十約之、命起開門、除三十年爲小周、休門除三十年爲二小周、生門除三十爲三周、至傷門、除三十年、共得四周、則四三共除一百二十年、餘八算、是杜門爲直使也、就以杜門加於太乙三艮宮、即見開門臨七坤宮、主梁州、生門臨一乾宮、主冀州、休門臨六兌宮主雍州、此三門所臨分野、皆主大吉、傷門臨八坎宮主兗州、杜門臨三艮宮主青州、死門臨九巽宮、主

揚州、此三門分野、皆主大凶、景門臨四震宮、主徐州分野、小吉、驚門臨二離宮、主荆州分野、小凶、是年太乙入庚子元三十二局、太乙在三艮宮合杜門、天目大神合死門、主算二十五、主大吉、將不出中宮始擊地、主擊、客算八短、客大將入宮内迫、客參將四宮外迫、計神未、此局太乙天目不立開休生三吉之門、下爲三門具、可以出兵、但太乙始擊客、大參遇擊迫、及主人杜塞無門、而客算又短、乃主客俱不利、宜固守、雖二

門具而五將不發、不可以強戰也、

求月計太乙、

法曰、月計之法歲計同太乙三月移一宮、先布積年減一算、月實十二乘之功、三百六十除、不盡餘算入局理自通、

訣云、置所求積年若干算、減一以十二乘之、得月實若干算、以大小周法三百六十之數累除之、不盡餘算、即見所求月某甲子、復以七十二局法求入局、以六十甲子紀法求入紀、

假如求隆慶庚午歲正月月計太乙法、截自魏大武始光元年天正合朔甲子十一月起算、至大明隆慶庚午歲、積年計一千一百四十七算、減一以十二月數法乘之、得月實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二個月、以大小周法三千六百之數累除之、千下以百不滿三百六十之數、不盡七十二算以甲子六十周紀法除之、得一爲上元一紀甲子外、餘十二算卽巳巳歲十月、是乙亥月、入二紀中元甲子也、又加十一月至正月三算

共十五算則庚午歲正月是戊寅月也以七十二約之則入甲子元七十二局外三算戊寅正入丙子元第三局也太乙在一宮天目戊陰主爲辰迫主算單一不和主大將一宮與太乙四又數齊爲關主凶不利上公上將首相及冢宰上卿大貴人之職有死亾之厄主參將三宮發計神子始擊將大義爲辰迫不利亞卿副將有黜降之災俱宜退身避位則其禍庶幾可免客算四十客大將四宮發客參將二宮發客算長

門具將發利、爲客、如公卿散衙者占之、則爲大
吉之兆、有加官進爵之慶也、餘倣此、

求日計、

法曰、日計之法、月計求、月實數得便爲頭、閏法三
十二分外、五十七秒歸除周、除得閏數加月實、日
平會法仔細撩、撩布二十九日算、五十三秒空六
休、日平月實相乘了、日計積數此傳流、

訣云、置月實幾萬若干算、却以閏月法三十二
分五十七秒歸除之、得閏月數幾月零若干算

不及閏數零者不用、併入月實幾萬零若干算、共計幾萬零若干算爲實、再以日平會法二十九日五十三分空六秒乘之得積日幾十萬零若干算以大小周法三千六百之數累除之、不滿三百六十數以六十甲子法除之不盡餘算爲日計之甲子、入紀入局與年計法同、若求值日七元禽星置積日、以二十八宿法之數累除之餘算命起箕宿住算、即直日宿也、

假如求庚午歲正月初六日日計法、置前月實一

萬三千七百五十五算以閏月法三十二分五十七秒爲法歸除之得閏月數四百二十二個月外餘一空九六之算不及閏數棄之不用并前月實共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個月爲實減一以日平會法二十九日五十二分空六秒乘之得積日四十一萬八千六百二十五日七十八分五十六秒以大小周法三百六十之數累除之餘三百零五算以六十甲子法除之則五六除三百爲滿五紀甲子外餘五算卽巳巳十

二月三十日、是六紀甲子內之戊辰日也、又加正月初六日六算共十一算、則庚午歲正月初六日是甲戌也、又置前三百十一算求入局自甲子元除七十二算丙子戊子庚子又各除七十二算、則四七共除二百八十算而四二又除八算、餘二十三算即入壬子元二十三局內甲戌是也、太乙在九宮、主算十六、和、主大將六宮發、主參將八宮發、發者、利而與發也、計神辰始繫武德天目陰德、客算二十三長、客大將三宮

發、客參將九宮四、此局主客俱利、如大夫士庶占之、萬事皆吉、主者、宗廟、官、在家人、客者、使臣、商旅之輩、餘倣此、

求時計、

法曰、時計定於二至中、若逢甲子便爲宗、一日須下十二算當日用時數幾終、花甲六十餘積算、二十四數除行宮、一法五日爲一紀、五六三旬六紀終、冬至節後用陽遁、夏至陰局遁不同、有土之君明歲計、月計須千卿與公、日計衆官皆共用、運籌將帥時計窮、

節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民惟日之意

訣云歲計太乙以觀國數災祥乃君后所行以明四海敎化南北動靜之機月計於公卿審辨存亾調和燮理以明災祥日計太乙令長也乃衆共用之以計度人間禍福審明長幼興衰正三綱而備五倫也時計爲將帥者明之以運籌謀策立主客勝負凡天災變異外國動靜及兩陣相當塵埃刦虜並用時計以占之其法先定冬至節後用陽遁之局以甲子日爲首數至用日積計幾筭減一以一日十二時法累除之不

計六十之數、為入紀七十二、約之為入局、如夏至後則用陰局之法、而太乙起九宮也、

假如庚午歲十一月十六庚辰日、丁丑時、自甲子起兵計十七算、減一以十二乘之、得一百九十二算、又加子丑時二算、以六十甲子之數累除之、得三為滿三紀上中下元甲子外、餘十四算、自甲子數至丁丑是也、正值四紀上元之甲子矣、又以七十二局法約除七十二算、則甲子丙子元、共去一百四十四算、餘五十算、即庚辰

日丁丑時入戊子元五十局也、又置前一百九十四算、以太乙行宮法二十四數累除之、得八周餘二算、命起一乾宮、二算住、即太乙在一宮也、又置前算、以文昌十八局法累除之、得十周餘十四算、命起申、大武酉戌共三算、乾二算、至亥子丑艮寅卯辰巽巳各一算、共十四算、即巳大神爲天目文昌也、自巳間神位起一算、二離二算、七坤七算、六兌六算、前遇太乙在一乾宮、不敢凌越、即主算得十六爲長而和也、主大將

去十用六、卽主大將在六宮、居太乙後爲內迫、主參將以三因六、則三六得十八數、去十用八、卽主參將在八宮、居太乙前爲外迫、迫者、侵逼脅持之義、上下相凌之象、凶而不利也、計神命子、起寅逆行、丑時是丑卽計神所是也、始擊以計神加和德而盤天目文昌巳大神臨於午大威、卽客目始擊在大威也、自二離起二算、七坤七算、六兌六算、太乙在前、一乾宮卽止卽客算得十五、客大將參不出中宮爲八門杜、杜者、杜

塞無門凶而不通之兆爲將不明此理出兵敗而不歸此局太乙雖助主大小將迫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南天目之地也客聞賊備正南客之地也餘倣此